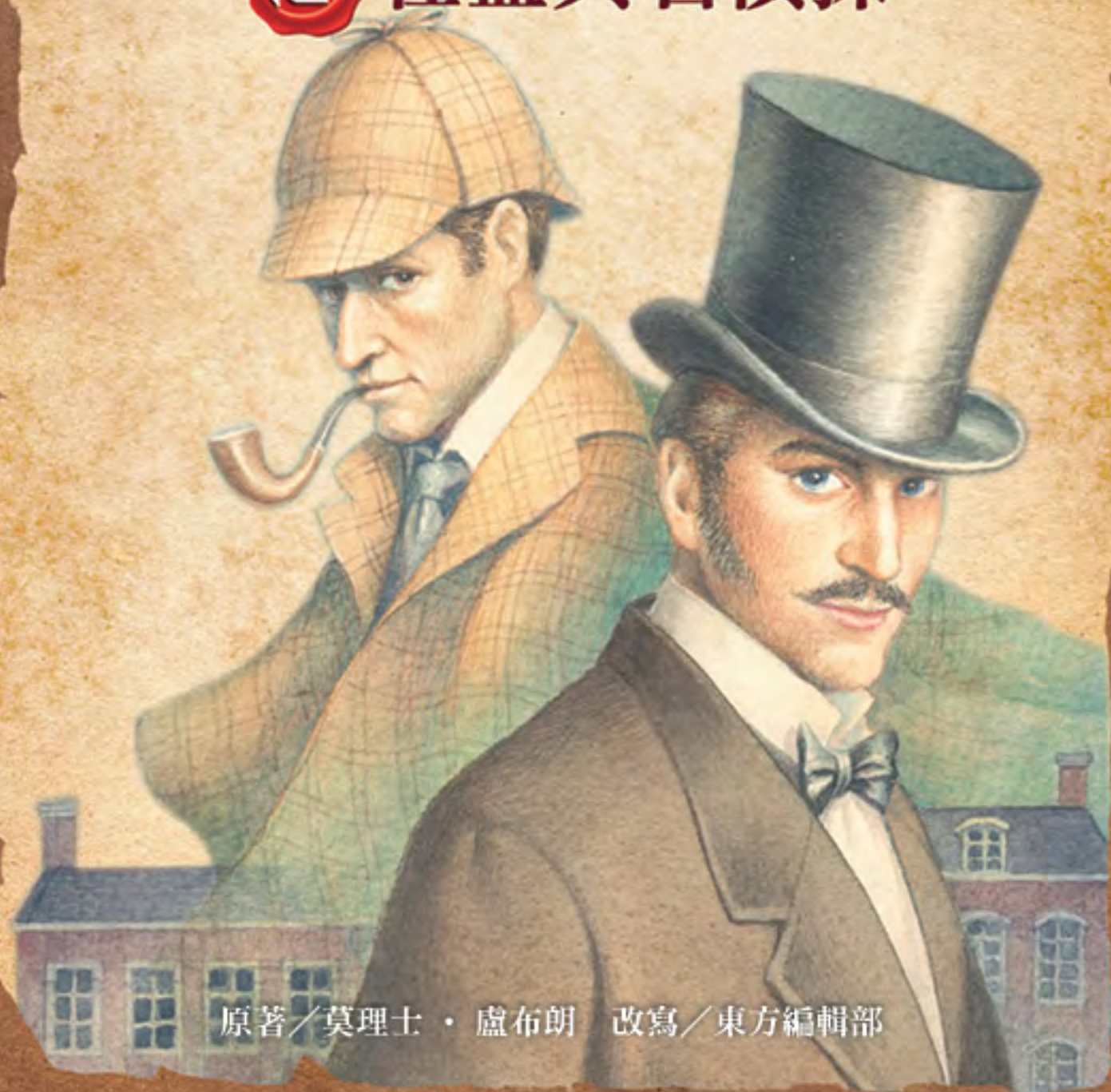


Arsène Lupin

亞森·羅蘋傳奇

之怪盜與名偵探



原著／莫理士・盧布朗 改寫／東方編輯部



古桌奇案

👑 古桌失竊

「嗯，這個不錯，我就是喜歡抽屜多的桌子。」

在舊貨店裡，傑爾波教授看中了一張舊桌子，他一邊自言自語，一邊檢查抽屜狀況是否良好。

傑爾波是貝爾塞學院的資深數學教授，他上街找教材用的老式磅秤時，無意中看到了這張桃心木製的古董桌。

「做工真講究，還是桃心木材質，銅刻也精緻。把它買下來當蘇珊的生日禮物正好。不曉得價錢怎麼樣？太貴我可消費不起。」



老教授的經濟並不寬裕，為了博取愛女的歡心，他跟老闆討價還價，最後用六十五法郎買了下來。對老教授來說，這可不是一筆小數目。

「請幫我送去這裡吧！」

老教授寫下家中地址的時候，一位風度翩翩、剛走進店裡的年輕紳士，恰好也看中這張古董桌。

「老闆，這張桌子多少錢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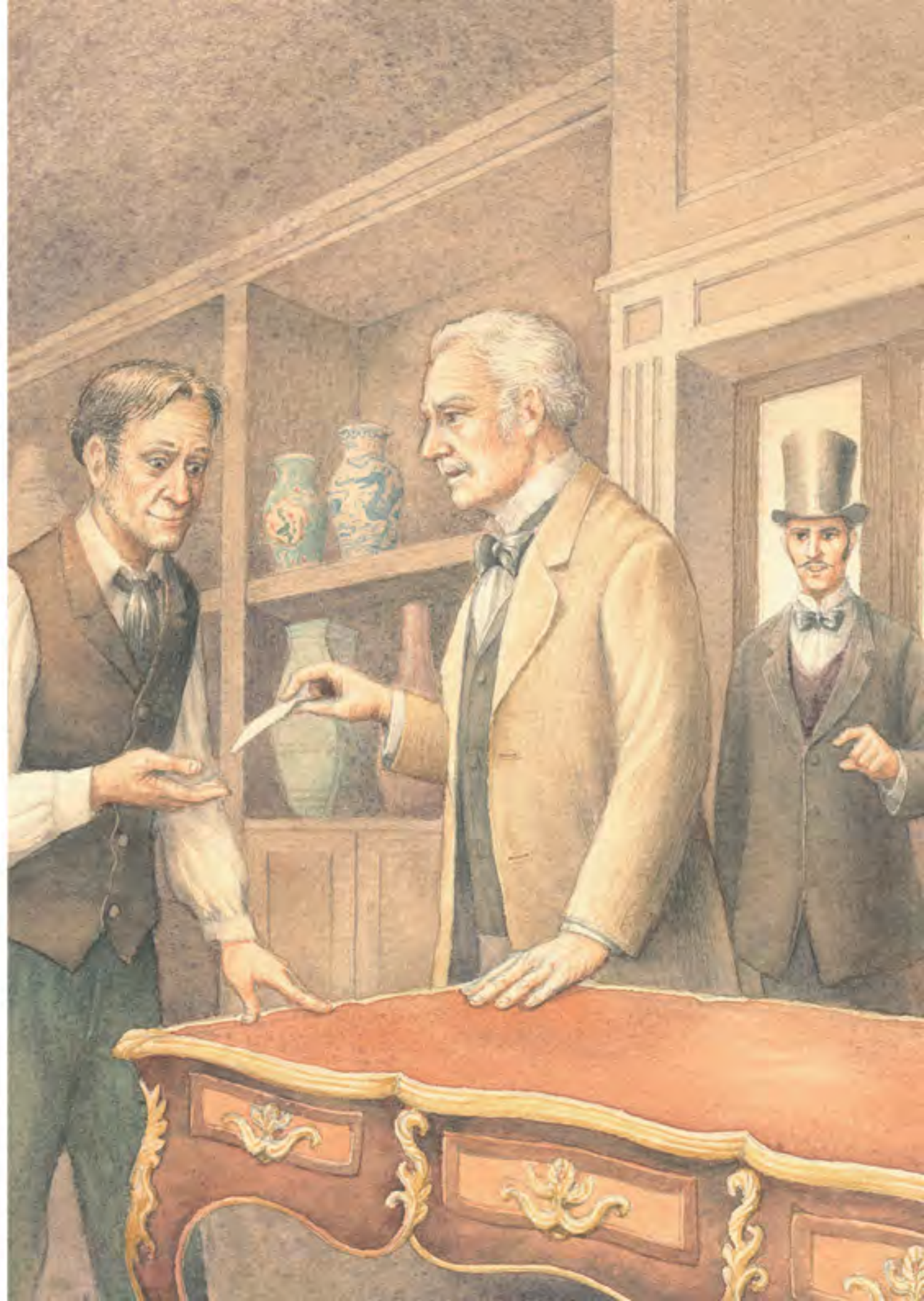
「很抱歉，剛剛賣掉了。」

「噢，賣給這位先生了嗎？」

年輕紳士惋惜的看了老教授一眼。老教授很高興，認為英雄所見略同，既能同時看上，這張桌子一定是好貨，幸虧自己搶先一步。於是向年輕紳士點了點頭，就走出舊貨店。

街上颳著凜冽的寒風，枯葉在腳邊沙沙飛舞。老教授急忙豎起大衣的領子踏上歸途。這時，他聽見背後有人叫他，轉頭看到剛才要買那張桌子的年輕紳士。

紳士彬彬有禮的說：「冒昧打擾您，請問您剛才才是專程去買那張古董桌的嗎？」



它對您有特別的意義嗎？」

「不，我是出來找實驗用的磅秤時，無意中發現的。」

「所以，那張桌子您不是非買不可，是嗎？」

「是啊。不過，我已經看中它了。」

「是因為它頗有歷史，做工精緻的緣故嗎？」

「除了這個，也因為抽屜多，我覺得很方便。」

「那麼，這樣吧！我拿更好，更講究的桌子跟您交換，可以嗎？」

「這倒不必，我認為那張桌子已經夠好了。」

「請您幫個忙吧！」

人家愈請求，老教授反而愈固執，最後，他生氣了。

「很抱歉，我不想換，請你別再糾纏。」

傑爾波教授正準備掉頭離開，年輕紳士卻上前一步擋住去路，說：「老先生，您別生氣。我不知道您是用多少錢買的，不過我願意加一倍價錢給您，請您把它讓給我好嗎？」

「不行。」

「那麼，三倍呢？」

「你真囉嗦，別說是三倍，給我五倍也不讓，我又不拿它來賺錢。」

年輕紳士看著老教授的怒容，眼中顯露難以形容的能量；老教授的火氣被他的眼神消退了。但是年輕紳士似乎突然想開，對他詭異一笑，便轉身離開。

「那東西或許相當珍貴吧，這人才會糾纏半天。看來它絕不只值六十五法郎。算我撿到便宜。」

老教授回到巴黎西南方貝爾塞的小房子。大約過了一個鐘頭，那張古董桌就送來了。

「蘇珊，你看，喜歡嗎？送給你當作生日禮物。」

「啊，太好了，爸爸。謝謝您！」

雙眼湛藍、有如盛開薔薇的蘇珊，高興得摟住爸爸的脖子不停親吻，好像得到的是一張鑲金華貴的桌子一樣。

她叫女僕奧丹絲幫忙把桌子搬到自己的房間，刷洗過再擦得雪亮，然後把心

愛的用品、裝飾品、學生時代的紀念品以及信件，分門別類的放進古董桌的小抽屜裡。尤其表哥菲利浦的一大疊來信，她更特意用紅絲帶紮好，像收藏珍寶似的放在抽屜底層。

「好了，全在這裡了。」

蘇珊還把小信箱也放進其中一個抽屜裡。

第二天，傑爾波教授的課十點鐘就結束了。他走出校舍，蘇珊已經在校門外等著。教授滿臉笑容，一邊揮手，一邊向女兒走去。每天他們父女都是這樣約好時間見面，然後有說有笑的走回家。

「那張桌子怎麼樣？」

「太好了！我跟奧丹絲把上面的銅雕擦得像黃金一樣亮。」

「沒想到妳會這麼喜歡它。」

「不只是喜歡，我滿腦子都在想那張桌子，連剛才走哪一條路來，都弄不清楚了。」

老教授聽了哈哈大笑，卻也覺得這孩子真可憐，都是因為家境不夠富裕，才會

讓這個失去媽媽的孩子得到一張舊桌子就高興得當珍寶。

「待會兒讓我來欣賞一下那張變得金光閃耀的寶貝桌子。」

「好啊，也許您會不認識它。」

回到家裡，蘇珊爬上由院子通往樓上的階梯，打開自己的房門，卻驚慌的尖叫起來。

「怎麼了？」老教授趕過去問。

蘇珊臉色蒼白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老教授探頭往女兒房間裡看，那張古董桌不見了。

👑 獎券不見了

桌子被偷了，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下，被人家從大門搬走的。

接到警察局的報告後，檢察官就坐汽車趕來。據他的調查，這件竊案發生的時間應該是在蘇珊去學校接父親，女僕奧丹絲上街買東西的短暫時間。

「有一個胸前佩帶貨運行標誌的人，在教授家門前按了兩次鈴。」街坊有人這

麼說，不過，沒有人留意教授家的女僕在不在，所以看到那人把桌子搬到馬車上運走，也不覺得奇怪。

還有一件怪事。除了桌子之外，教授家的其他東西一樣也沒少。衣櫃、壁櫥都好端端的在原地，連蘇珊隨意放在古董桌上的錢包，也只是原封不動的移到旁邊的桌上，裡面的金幣絲毫沒短少。

失竊的顯然只有古董桌和抽屜裡的東西，但那都是廉價的裝飾品和信件，值不了幾個錢，只對蘇珊來說十分珍貴。

竊賊偷走古董桌的原因當然不會是為了抽屜裡的東西，可能只是怕女僕回來，慌忙中沒時間將它們清理出來，因此順便帶走。顯然竊賊的目標只是那張老舊的桌子。為了區區一張舊桌子，竟敢冒險在白天行竊？這件事連檢察官也百思不解。

「假如目標是那張桌子，我倒有嫌疑的線索。」老教授詳述昨天找上他的年輕紳士，他願意出好幾倍的價錢買那張桌子，又說：「我斷然拒絕後，他好像很難過，臨走時的眼神又十分怪異。」

「哦！不過單憑這一點，也不能斷定是那位紳士幹的。」檢察官說完，又陷入沉思。

舊貨店的老闆也被傳來問話。他肯定的說，老教授和那位年輕紳士都是素不相識的顧客，當然也不知道那位年輕紳士的姓名和住址。

「那張桌子，你是從哪兒買來的？」

「賣家的名字我不方便透露。某個望族的主人去世後，拍賣了他的豪華家具，那張桌子是其中一件。我購買的價格是四十法郎，加上運費和利潤，賣六十五法郎，應該很公道。」舊貨店老闆說了些無關緊要的話。

老教授愈想愈生氣，在檢察官一無所獲的離開後，他便自己胡猜亂想起來：一定是那張舊桌子的抽屜有暗層，藏了一些古董珠寶金幣之類的寶物。舊貨店老闆不是說過賣家是某個望族嗎？說不定那個年輕人知道底細，才會來糾纏我。那時候如果我腦筋動得快，仔細檢查，或許就能發現價值驚人的祕密寶藏……想到這裡，兩袖清風的老教授懊惱極了，彷彿眼睜睜的讓從天而降的好運溜走。

純真善良的蘇珊看到父親嘆息，便笑著勸他：「怎麼可能有這麼好的事？爸爸，您別多想了。我們根本不需要那些意外之財啊！只要能跟爸爸一起過著安適的

生活，就是我最大的幸福。」

「話不是這麼說。就拿妳來說，女大當嫁，妳早晚都會離開我。想想看，假如有一筆意外之財來幫妳辦嫁妝，還怕嫁不到好人家嗎？沒有嫁妝就把妳嫁出去，我這個當父親的就太沒面子了。」

依照法國當時的風俗，女兒帶嫁妝出嫁是理所當然的事。

「沒關係，爸爸，我不需要嫁妝。」

一提到結婚，蘇珊害羞得連耳根都紅了。其實她瞞著父親和表哥菲利浦深愛著彼此。她覺得表哥雖然貧窮，卻誠實可靠，是理想的對象。

「不行，哪有女兒出嫁，連嫁妝都沒有。」

「爸爸，您別煩惱嫁妝了。我們聊點开心的事吧！」

她故意裝出笑容來逗父親。不過一想到表哥家境貧窮，兩人不知何時才能結婚，蘇珊頓時又提不起勁了。

唉！當真要有這麼一大筆錢，馬上可以跟表哥結婚，過著幸福的生活，父親也可以放心，那還真是不錯。蘇珊想著，不禁嘆了口氣。

「不過，這只是白日夢，想也沒用。」她很快的又想開了。

孤僻固執的老教授十分疼愛這個掌上明珠，他一想到原本可以當嫁妝的財寶竟然白白溜走，便抑鬱起來。之後天天無精打采，不似從前那般快樂。

日子就這樣過了兩個月。二月一日的傍晚，教授拿起晚報說：「噢，獎券開獎了。我來對對看。」

他戴好眼鏡，突然緊張得睜大眼睛，報紙「啪」的一聲掉到地上。

只見報上寫著：

第三次獎券的中獎號碼：

23組514號 獎金一百萬法郎

當時的一百萬法郎相當於現在的幾千萬法郎，這的確是一筆可觀的錢。而且那就是他買的獎券號碼。教授感到暈頭轉向，臉色發白，心臟也不停的怦怦跳。實在太令人驚訝。

還是再對一次吧！他顫抖著掏出口袋裡的小冊子翻閱。沒錯，完全正確，是23組514號。因為朋友來推銷獎券，老教授礙於情面，只好心不甘情不願的掏出錢包買了一張。想不到它竟中了第一特獎一百萬法郎。

「可……可是，獎券……哦，我放在哪兒呢？哦，我想起來了。」

他跑進書房，翻找那張堆滿學生考卷和書本的書桌。

「不見了，箱子不見了，那箱子……」獎券是放在箱子裡的。老教授的心臟跳得更厲害了。

「蘇珊……蘇珊……快來呀！」

聽到父親大喊的聲音，蘇珊慌慌張張的跑來。

「怎麼了？爸爸。」

「箱子……妳知道嗎？箱子在哪裡？」

「什麼箱子？」

「放信件的箱子啊，擺在桌上的……」

「哦，那個箱子啊。爸爸，那天您叫我把獎券放在那張古董桌的抽屜裡，您忘

了嗎？」

「妳說哪裡？」

「古董桌的抽屜裡。」

「啊！是那張被偷的古董桌嗎？」

「是啊，那個箱子連古董桌一起被偷走了。箱子裡沒什麼重要的東西吧？」

「妳知道什麼，那個箱子裡面有一百萬法郎！」

「什麼？一百萬法郎？」蘇珊也嚇呆了。

「沒錯！一百萬法郎，中了特獎的獎券，在那個箱子裡。」

「啊！」

蘇珊瞪大了碧藍的眼睛，父女倆再也沒有力氣說話了。

👑 羅蘋的電報

傑爾波教授立刻發了一封電報給「獎券發行商不動產銀行」的總經理，電報內容如下：

中獎的第23組514號的獎券為本人所有，百萬法郎的領獎權利亦屬於本人。若有人敢冒領獎金，本人必將訴諸法律，據理力爭。

傑爾波教授

然而，幾乎在同一時間，另一封簡單明瞭，內容驚人電報也送到了銀行：

23組514號獎券在我手中

亞森·羅蘋

銀行無法確認兩封電報哪個屬實，總經理立刻慌了起來，經過一番調查，才發現了以下事實：

這張23組514號的獎券，是由里昂銀行貝爾塞分行售出，買主是砲兵少校貝西，他已墜馬身亡。貝西少校死前不久把獎券轉賣給好友，貝西少校的幾個同事

能證明確有其事。

「買下獎券的人就是我！因為少校一再拜託，我礙於情面無法拒絕，當時還掏光身上所有的錢才買下的。」傑爾波教授說。

「您能提出證明嗎？」銀行總經理問他。

「這太容易了。我和少校有二十年以上的交情，我們常在達姆廣場的咖啡館碰頭聊天，這一點有二十幾個人能幫我作證。那天，就在那一家咖啡館，少校說需要一點錢，無論如何要我幫忙，我才會花二十法郎買下那張獎券。」

「那時候有誰在旁邊？」

「沒有，這只是我和他之間的交易。」

「所以您也沒有買獎券的證明，是嗎？」

「可是我有一張獎券讓渡書，是少校親筆寫的。」

「方便讓我看一看嗎？」

「我用大頭針把讓渡書別在獎券上，放在裝信件的箱子裡，它也連同古桌一起被偷了。」

「這麼說，除非有那張讓渡書，否則也無法認定您就是一百萬法郎的得主。因為兌獎的時候，必須有獎券或者出示讓渡證明才行。」

老教授垂頭喪氣的離開了銀行。第二天，《法蘭西回聲報》上刊出一則這樣的報導：

亞森·羅蘋持有由貝西少校親筆所寫的獎券讓渡證明書。

據聞，羅蘋打算把這一張讓渡證明書交給律師杜德南，作為他領取一百萬法郎的憑證。羅蘋表示，他已委託杜德南律師為代理人，以便在法庭上贏得領取該筆獎金的权利。

這個消息轟動了全巴黎市。黑幫老大羅蘋竟然如此明目張膽，委託律師爭奪這一百萬法郎的兌獎權。

這則造成轟動的大新聞卻是《法蘭西回聲報》的獨家報導，其他的報紙則隻字未提。但這也難怪，因為說穿了，《法蘭西回聲報》就是羅蘋私人專用的媒體，他

是這家報社幕後的大股東。

大家不難猜到，這則新聞一定是奉羅蘋的指示刊出。

「原來，羅蘋就是那個偷走古董桌的賊。他竟然連讓渡書也占為己有，打算搶走我的一百萬法郎。」

老教授氣得滿臉通紅，卻又無可奈何。

採訪記者陸續擠進了杜德南律師事務所。律師拿出讓渡證明書給記者們看，那的確是貝西少校的親筆文件，並且註明把獎券「轉讓給我的摯友」。可是讓渡書上卻沒有寫出摯友的姓名。

律師又取出羅蘋的信給大家看，信上是這樣寫的：

讓渡證明書上面寫的摯友，指的就是敝人。這張讓渡書在我的手裡，就是最有力的證據。

記者們又跑去訪問傑爾波教授，並轉告他這些情形。

老教授氣憤的說：「這是什麼話！『我的摯友』當然是指我。羅蘋是偷走獎券和讓渡書的賊。」

「不過，您說羅蘋偷了您的古董桌，這一點好像沒什麼證據吧？」

「除了他，還會有誰？獎券放在古董桌的抽屜裡。為了拿到那張獎券，他竟然肯出三倍的價錢買下那張桌子，這就很明顯啦！」

「等一等，他出三倍價錢要買那張古董桌時，是您還沒把獎券放進抽屜前的事吧？」

「確實！不過當天我就把獎券放進去了。第二天，古董桌就被偷走了。」

「就算他猜到您會把獎券放進那張桌子的抽屜裡，也不可能預測到兩個月後，那張獎券會中一百萬法郎啊！」

老教授聽了啞口無言。

「教授，照這樣推斷，羅蘋一定不知道古董桌裡有獎券。他想得到那張古董桌，絕對另有原因。」

「會是什麼原因呢？我願意聽聽您的高見。」

「我們怎麼會知道？可以確定的是，他絕非為了獎券而偷古董桌。」

記者們你一言、我一語的談論著。有些人刻薄的說，對手既然是羅蘋，這個固執的老頭子就算有通天的本事，也只好認栽了。

又過了十二天，老教授收到一封信，信封上只寫著「親啟」兩個字。他看了一下收件人的署名，立刻變了臉色。

原來，信是亞森·羅蘋寄來的。

愛女失蹤

親愛的傑爾波教授：

問題愈來愈複雜棘手了。社會上正議論紛紛，等著看這一百萬法郎到底會落到誰的手裡。

無論如何，獎券在我手裡，雖然您聲稱這一百萬法郎的兌獎權屬於您。不過為這種事告到法院又有什麼意思呢？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啊。先生，適可而止，我們坐

下來談談好嗎？

我的意思是二一添作五，我們每人各分五十萬法郎，這樣不是很公平嗎？

如果您同意，請在星期五的《法蘭西回聲報》分類廣告版刊登一則「亞·羅先生，同意貴案」的啟事。如此一來，獎券立刻會送還給您，您就可以領取一百萬法郎。但別忘記分五十萬法郎給我，寄送方法請待通知。

若您拒絕我的提議，在此順便警告您，將因此遭到意料不到的災禍。

亞森·羅蘋

信的開頭很客氣，但結尾明顯是威脅恐嚇。

「哼！他以為這樣就可以把我唬住！一百萬法郎是我的，他休想拿一毛錢。即使上法院，我也要爭取到底。」

老教授氣得臉紅脖子粗，星期五的《法蘭西回聲報》上，當然也看不到他刊登的啟事。

但是，那天的晚報刊出一則使巴黎市民震驚的社會新聞——老教授的獨生女蘇

珊失蹤了！警察立刻展開搜查行動，卻查不到任何的線索。

老教授不同意羅蘋的提議，所以蘇珊被綁架！看來，羅蘋的來信並非虛言恫嚇。可憐的蘇珊，不知有沒有受苦？老教授整天想著女兒，吃不下也睡不著。

👑 金髮美人

女僕奧丹絲在警察局回答訊問時說：「小姐每天都到學校去接我家老爺，今天也和平常一樣，九點四十分就出去了。我沒有看到有可疑的男子跟蹤她。」

蘇珊的父親傑爾波教授說：「今天我十點五分離開學校。平常我女兒蘇珊總是在校門口等我，今天卻沒看見她。我正覺得奇怪，回家一問女僕，才知道她被綁架，所以立刻報案。」

這麼說來，蘇珊是從自己家到校門口，或這附近短短的二十分鐘路程內，在光天化日下，被人從熙來攘往的街道上帶走的。

「我們在離家大約三百步的地方遇見蘇珊小姐。」街上的兩個男人向警方提供線索。

另外，有位婦人說，她看到一位美麗少女，走在離貝爾塞不遠的街上。那地點靠近學校，而且從少女的服裝、相貌來推斷，很可能就是蘇珊。可是之後再也沒有人遇見她。

警方展開各方調查。通往巴黎市外的各車站、稅關職員都說不曾看過蘇珊。警方開始焦急了。幸好天無絕人之路，巴黎和貝爾塞中間的一個小鎮雜貨店老闆說，有一輛從巴黎來的汽車曾經在那裡買汽油。

他告訴刑警：「我會記得這麼清楚，是因為車裡坐了一位有一頭閃亮金髮的美女，讓人眼睛捨不得離開。那輛車子開往貝爾塞方向，大約一個鐘頭又再回來。當時店前的車馬很多，這輛車開得特別慢，所以我可以很清楚看到車裡的情形。除了金髮美女，車中多了一位低著頭的少女，她還用圍巾和面紗遮著臉。當時我就覺得有點蹊蹺，會不會這少女就是蘇珊……」

「那輛車的特徵呢？」

「車子的廠牌是利默金，深藍色，有二十四匹馬力，可能是一輛出租汽車。」

警方立刻詢問全巴黎市的車行，結果查出其中一家曾把一輛藍色的利默金租給

一位美麗的金髮女郎。

「那位女士有沒有留下任何資料？」

「只有司機開車回來，沒看到什麼金髮美女。」

「司機是你們車行的人嗎？」

「是的。我們前天才僱用他。那司機有駕駛執照，也有身分證，不會有什麼問題的。」

「他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葉乃特。」

「現在他還在這裡嗎？」

「不在。車子開回來後，就沒有再看到人了。」

「這傢伙很可疑，誰介紹他來的？」

「是這一家職業介紹所。」

車行老闆拿出一張職業介紹所的名片。刑警去調查，得到的答案卻是他們沒介紹過這個人。隨後警方向在那裡等人僱用的司機們打聽，也沒有人聽過葉乃特這個

名字。這司機實在太可疑了，但更可疑的是那金髮美女。他們都消失得無影無蹤，追查的線索也斷了。

想到失蹤的愛女仍然下落不明，老教授心疼極了，整天坐立難安。

「如果我接受羅蘋的要求，就不會出事。都是因為我不肯登廣告答應他的要求，他叫那個金髮女人拐走蘇珊。好吧，我認輸，我答應平分一百萬法郎，換回我的寶貝女兒。」

老教授立刻刊登了這樣一則廣告：

同意亞·羅先生的提議。

羅蘋也許正在嘲笑悔不當初的老教授吧？不過，蘇珊還是沒有回家。

一百萬法郎

第二天，羅蘋把獎券和少校的讓渡證明書郵寄給老教授。這種乾脆俐落的作風，實在不負紳士大盜之名。

傑爾波教授立刻驅車趕往巴黎不動產銀行，但他不能立刻領取一百萬法郎。銀行總經理表示，必須辦理一堆繁雜的手續，十五天後，才能領取現款。在獎金兌現前，獎券和讓渡證明書由銀行負責保管。

老教授把獎券和讓渡書交給銀行，然後回到貝爾塞的住所。報社記者聽到這個消息，立即刊出大篇幅報導，社會大眾又開始紛紛談論起這件事。

「羅蘋把獎券還給教授，這件事看來可以告一段落了。」

「哪裡，我想……這不過只是開頭。羅蘋綁走了蘇珊，他打算和教授一手交錢，一手交人。」

「那麼，羅蘋得約個地方和教授見面才行哪！」

「當然他會指定時間、地點。不過，教授不見得會乖乖交出五十萬法郎，他可

能會和警方合作，帶著便衣刑警一起去。」

「羅蘋會自投羅網嗎？」

「那樣聰明的怪盜，花樣多得很，所以我才說現在只是開頭罷了。」

巴黎市民興趣盎然的討論著，但出乎意料的是，老教授沒向警方報案，甚至還躲著刑警，對他們敬而遠之。

十五天後，領取獎金的日子終於到了。那天是三月十四日星期四，老教授搭乘下午一點的火車，從貝爾塞出發，一個小時後，在巴黎不動產銀行領到了一百萬法郎現金。

老教授覺得自己好像在做夢，他額頭流汗，雙手發抖，數了好久才數完整整一千張千元法郎大鈔。當時銀行大門口停了一輛汽車，裡面坐著兩個男人。他們時而低聲交談，時而掃視著銀行的兩扇大門。其中一個是滿頭白髮的中年人，看起來像即將退休的基層公務員，或像個不大討人喜歡的小店老闆。不過，他的體格結實，精神飽滿，兩眼有神，不像一般的老實人。

原來，他就是怪盜羅蘋的勁敵——巴黎著名的警探葛尼瑪。

葛尼瑪現在已是個白髮矍矍的老刑警了，但第一個逮住羅蘋的就是他；讓羅蘋屢逃屢捉，絕不失手的也是他。他是頑固的老刑警，為了逮捕羅蘋，就算赴湯蹈火，追到天涯海角，也在所不辭。

對羅蘋來說，他既是難纏的老傢伙，也是難得的好對手。羅蘋從未恨過這位老刑警。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光明正大的和葛尼瑪一決勝負。勝利逃走時，他會大聲笑道：「怎麼樣，葛尼瑪，鬥不過我了吧？」落敗被送進監獄時，他也不會惱羞成怒，反而輕鬆的說：「葛尼瑪，這次輸給你了。不過我還是會越獄的。」

在車裡小聲談話的那兩個人，就是葛尼瑪和刑事組長佛朗方。

「時間差不多了。再過五分鐘教授就會出來，你們準備好了沒有？」

「準備好了。」

「一共幾個人？」

「八個人。其中兩人有腳踏車。」

「八個人啊。我一個人就能抵三個人，絕對沒問題。」

「哼，又吹牛了。這老頭子真好強。」刑事組長心裡這麼想。

葛尼瑪仍一本正經的說：「無論如何一定要盯住教授。一旦讓他跑掉，就別想逮住羅蘋了。」

「老教授為什麼不向警方報案呢？假如羅蘋被警方抓住，他就可以獨得獎金，不必分給羅蘋一半了。」

「話雖是這麼說。可是如果羅蘋被抓，他的寶貝女兒就回不來了。他打算瞞過我們的耳目，偷偷和羅蘋見面，才能一手交人一手交錢……瞧，出來了。」葛尼瑪低聲說。

葛尼瑪探長

傑爾波教授走出銀行後，左顧右盼，然後穿越車道，悠然走向對面的人行道。葛尼瑪和佛朗方立刻下車跟蹤。老教授停下腳步，欣賞商店的櫥窗。

「奇怪，老先生完全不慌張。身懷百萬巨款的人，怎麼能這樣沉得住氣呢？」

老教授不知道被人跟蹤，他在報攤買了一份報紙，邊走邊看。兩個人也隔著一些距離跟在後面。突然，老教授鑽進了停在人行道旁的一輛汽車，車子立刻開走

了。原來那輛車子早就發動引擎，在那裡等他了。

葛尼瑪大喊：「糟了！又中計了，這是羅蘋的把戲。」

兩個人追著車子跑，手下也跟在後頭跑。才轉彎跑過街角，就看見剛才那輛車子爆胎，老教授慌張的下了車。

「快，先捉住那個司機。」葛尼瑪催促組長佛朗方。

老教授發現有兩個人追來，急忙搭上另一輛開過來的計程車，往康古特廣場的方向駛去。

「可惜讓他跑掉了。把那司機帶來。」葛尼瑪又下令。

佛朗方帶來司機，司機名叫葛士頓，他說：「十分鐘前來了一位衣著講究的紳士，叫他先發動引擎，在報攤旁邊等候一位老先生。」

「老先生有沒有告訴你要去哪裡？」葛尼瑪問。

「沒有。他只是說小費加倍，叫我開快點。想不到竟然爆胎，小費拿不到，真是虧大了。」司機搔著頭，一臉苦笑。

律師辦公室

傑爾波老教授在康古特廣場換搭地下鐵，中途下車，又換了公車和好幾輛計程車，在確定自己逃過刑警的監視後，才溜進杜德南律師的辦公室。他暗自高興的敲了敲律師辦公室的門。

「您是杜德南先生嗎？」

「是的。您是傑爾波教授吧？久仰了。」

「不敢當。」

「請坐，我等您很久了。」

「現在是三點吧？我們約定三點整見面，不知道他來了沒有？」

「他還沒來。」

「不曉得他會不會來？」老教授憂心忡忡的說：「我好不容易才擺脫了刑警的監視，現在只盼望早點完成交易，帶女兒回去。那位紳士……羅蘋真的會帶我女兒來這裡嗎？」

「這個嘛，我也不敢保證。」

老教授雖然脾氣急躁，但一想到愛女就憂心如焚。他把塞滿衣服和褲子口袋的一千張千元大鈔通通掏出來，分成兩堆擺在桌子上，顫抖著說：「這兩堆各五十萬法郎，獎金全在這裡。」

律師只是默默的望著那些鈔票。

兩個人凝神聆聽門口的電鈴什麼時候會響？什麼時候會聽見上樓梯的腳步聲？可是好一會兒，四周仍然安靜無聲。老教授坐立不安，臉色鐵青，身上直冒汗。律師也頻頻望著門口，卻始終不見有人來訪。

早就過了原本約定的三點鐘，律師再也沉不住氣了，他離開座位說：「看來不妙。現在還不見人影，恐怕再等也沒用。羅蘋不是粗心大意的人，怎麼會選在這種地方露面呢？就算他相信我們，刑警虎視眈眈在注意我們的一舉一動，可能也讓他有所顧忌。誰願意自投羅網呢？」

「唉，他不會來了。」老教授一臉悵然，雙手壓著桌上分成兩堆的一百萬法郎說：「求求你，請你快來……快把蘇珊還給我，別說一半，要我把錢全部送你都可

以。」老教授急得快哭了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門悄悄開了。

「我只要一半就行了，傑爾波教授。」

進來的男子笑著說。老教授看到他的臉，忍不住叫起來。

少女的美夢

站在傑爾波教授面前的人，就是在舊貨店裡遇到的那位頭戴絲絨禮帽，英挺瀟灑的年輕紳士。他帶著笑意，有禮的向老教授打招呼。

「難道您就是……」

這位文質彬彬的紳士就是怪盜羅蘋嗎？老教授衝口而出，又立即住口。

「沒錯，我就是亞森·羅蘋。請多指教。」

羅蘋輕輕關上門，摘下禮帽放在桌上，一邊脫下白色羊皮手套，一邊走向律師說：「杜德南先生，讓您花了不少心思，不知該怎樣感謝您才好？」

律師目瞪口呆，喃喃自語的說：「門鈴沒響，也沒聽見開門的聲音……」

「大律師，門鈴和門聲要輕得讓人聽不見，那才高明啊！無論如何，我已經在這裡候教了，何必管它有沒有聲音呢！」羅蘋微笑著說。

「我女兒呢？怎麼沒一起來？您要守信用啊！」

「您別急，請放心吧！我會馬上把她還給您。我們先不談這個。教授，您真是老當益壯，反應靈敏。車子一爆胎，就衝上計程車，又接二連三的換搭地下鐵，公車和計程車，躲開葛尼瑪的追蹤，這一點讓我實在佩服。您只在學校教書，真是埋沒人才。」羅蘋笑了一下，又說：「如果車子沒爆胎，我們就可以在愛德華廣場碰面，也不至於延遲了這麼久，讓兩位擔心了，真抱歉。」

他鞠了個躬，然後轉頭看著桌上的鈔票，一邊說著，一邊伸出手去：「每堆五十萬，總共一百萬法郎……我就拿這一堆吧！」

「先生，請等一下。」杜德南律師擋在桌前：「教授的千金還沒來。我們約好一手交錢一手交人。」

「您以為我會不守信，拿了錢就跑，難道我的信用破產了嗎？不過，這也不能怪您。假如您不放心，儘管叫警察吧！瞧，窗子下面不是圍著上百個人嗎？」

羅蘋「嚇」的一聲拉開窗簾，說：「站在那裡的是刑事組長佛朗方，哦！高利奧和朱吉兩位刑警也在，他們都是我的老朋友。我常常惹麻煩，所以也認識了不少刑警。」

律師和老教授瞠目結舌，不知如何對答。羅蘋仍然微笑著走向桌子，從兩堆鈔票中各抽了二十五張，遞給律師說：「這五萬法郎是我和教授給您的酬勞，請收下吧！」

「不，我不能要。」

「為什麼？這是您應得的酬勞。」

「心領了，可是我不能收。」

「這麼說來，杜德南大律師不願意收我羅蘋這種人的錢了。」怪盜「這個稱號害我不淺，萬分誠懇的謝禮，竟然沒有人肯收。」羅蘋無可奈何的嘆了一口氣，轉頭把那五萬法郎遞給老教授：「那麼，這筆錢就交給您，算是我給令媛的結婚賀禮好了。」

「結婚賀禮……？我女兒還沒有要結婚啊！」

「當然，如果您不同意，她的確不會結婚。不過，令媛心裡巴不得快點結婚，您這個做父親的竟然看不出來。」

「這……您怎麼知道呢？」

「您年紀大了，不了解年輕女孩的心情。凡是少女都愛做夢——甜美而令人沉醉的夢，希望與真心相愛的人永浴愛河的美夢。」

「您又怎麼知道她心裡怎麼想的？」

「在那張古董桌的抽屜裡，我看到了令媛男友寫來的信。」

羅蘋看起來絕對是溫柔體貼、和藹可親的紳士。

「這麼說，您在那張古董桌裡找到了獎券和情書。除此之外，還發現其他什麼嗎？」杜德南律師問：「我們想知道您不擇手段要得到那張古董桌的原因。是不是裡面藏著神祕的寶物呢？」

「桌子裡沒有什麼神祕寶物。我認為那張古董桌本身就是無價之寶。坦白說，我找那張古董桌超過十年，它是具有歷史價值的國寶。」

「我想請教這張桌子的由來。」老教授興趣盎然的問。

「這張桌子原本放在拿破崙皇帝時代一位波蘭女伯爵的宅第。這位女伯爵叫瑪莉·華利烏斯卡，她得到拿破崙的寵愛，生下一名男孩。這孩子日後成為法國外交界紅極一時的伯爵，他的姓名很長，叫亞歷山大·佛羅里安·約瑟·可命拿·華利烏斯卡。那張古董桌則是某位大臣獻給拿破崙的禮物，其中一個抽屜就刻著這樣的獻詞：

謹獻給法國偉大的皇帝拿破崙一世陛下

永矢忠誠的小臣 曼尚叩獻

拿破崙把它轉送給他鍾愛的女伯爵瑪莉·華利烏斯卡，並且拿小刀親自刻上『給瑪莉』這幾個字。後來拿破崙也為皇后約瑟芬仿製了一張相同的桌子。那張桌子一直留在皇后居住的馬爾梅松城堡供世人觀賞。在拿破崙和皇后約瑟芬去世之後，這張仿製的桌子仍保存良好。不過它畢竟是仿製品。女伯爵死後，真品反而下落不明。我想盡辦法要尋找真品，終於在那家舊貨店找到。總之，我不過想尋找真

品，而不是供眾人觀賞的那個仿製品。凡是我尋找的每一樣東西，大家都認為一定是價值非凡的寶物，或是裡面藏著不為人知的藏寶圖。我不是唯利是圖的人，怪盜羅蘋要找的未必是金銀珠寶，我的興趣是古代藝術品和有價值的文物。」

「哦，原來如此。」傑爾波教授低吟說：「早知道這些事，我會當場把桌子讓給您。」

「可不是嗎？傑爾波教授，您實在太固執了。我愈向您懇求，您愈不肯轉讓。假如那時您願意賣給我，獎券也不會放進古董桌抽屜，那一百萬法郎全部是您一個人的。由於不必要的堅持，讓您白白損失五十萬法郎，我也深感抱歉。」羅蘋微笑著說。

「沒錯，不然您不但必冒險偷桌子，也不必綁架我的女兒。」老教授不禁搖頭苦笑。

「不，我沒有綁架令媛。」

「哦？」老教授驚訝的瞪大眼睛。

「您說我的女兒不是您綁走的？」

「傑爾波教授，是您女兒自己願意當人質的。她一再懇求我，叫我和她同演一齣戲。」

「這……怎麼可能……簡直胡說八道！」原本脾氣就急躁的老教授，一聽到這話，立刻氣得大叫。

「您先別發脾氣，傑爾波教授，令媛是聰明過人的女孩。她希望將來能有一筆錢當嫁妝，所以她自己躲起來，讓您誤以為她被綁架。如此一來，您就會乖乖照我的要求，平分一百萬法郎的獎金。令媛早已和一位年輕人相愛，恨不得早一點結婚。可是那年輕人很窮，沒辦法維持婚後的生活。」

更糟的是，您這個父親說女兒出嫁沒有嫁妝是非常丟臉的事情。您太頑固了，不懂得女兒的心情，一心只想拿回一百萬法郎。不過，您怎麼會是我的對手？我是鼎鼎大名的怪盜羅蘋，無論您服氣不服氣，終究是螳臂當車，勝負已定。令媛十分了解這一點。為了能獲得一半的獎金，她故布疑陣，迫使您刊登廣告，同意和我平分一百萬法郎。

令媛比您聰明，也比您更清楚狀況。她知道跟羅蘋作對，肯定拿不到一分錢；

如果照著羅蘋的要求，至少能獲得五十萬法郎。這筆錢也不是小數目。這就是她自願當作人質的原因。」

「那麼，是我錯怪您了。可是，您是在哪裡見到我女兒的呢？」

「到現在為止，我都沒見過她，是我的一位女性朋友和她當面談的。」

「哦，那就是警方在找的那個金髮美女吧！」

「是的。她在學校附近和您女兒會面，雙方一談即合。為了避開眾人耳目，她們立刻前往比利時和荷蘭等國家旅行。她們來信說這趟旅途非常愉快，兩人就像多年的好友……」

這時大門的門鈴連響了三聲，隔一會響一聲，再隔一會又響了一聲。

「令媛來了。」羅蘋笑著說。

律師匆匆下樓，不久帶著兩位美貌的女子進來。

「爸爸！」

其中一位投進老教授的懷裡，另一位走向羅蘋的身旁。她是一位身材修長、高貴優雅的絕世美女，閃亮的金髮耀眼奪目，身穿黑色的服裝，除了脖子上繞著五圈



的黑玉項鍊，沒有其他的裝飾。

羅蘋和金髮美女小聲交談一會兒後，彬彬有禮的向蘇珊說：「小姐，讓你擔心了。這趟旅行累不累呢？」

「不累。要不是擔心爸爸，這真是一趟愉快舒適的旅行呢！」

「太好了。那麼你要請求令尊原諒你不告而別的過錯，順便趁這個大好機會，把妳和表哥的事情告訴他。」

「表哥？」蘇珊兩頰通紅：「怎麼突然提起表哥？我沒……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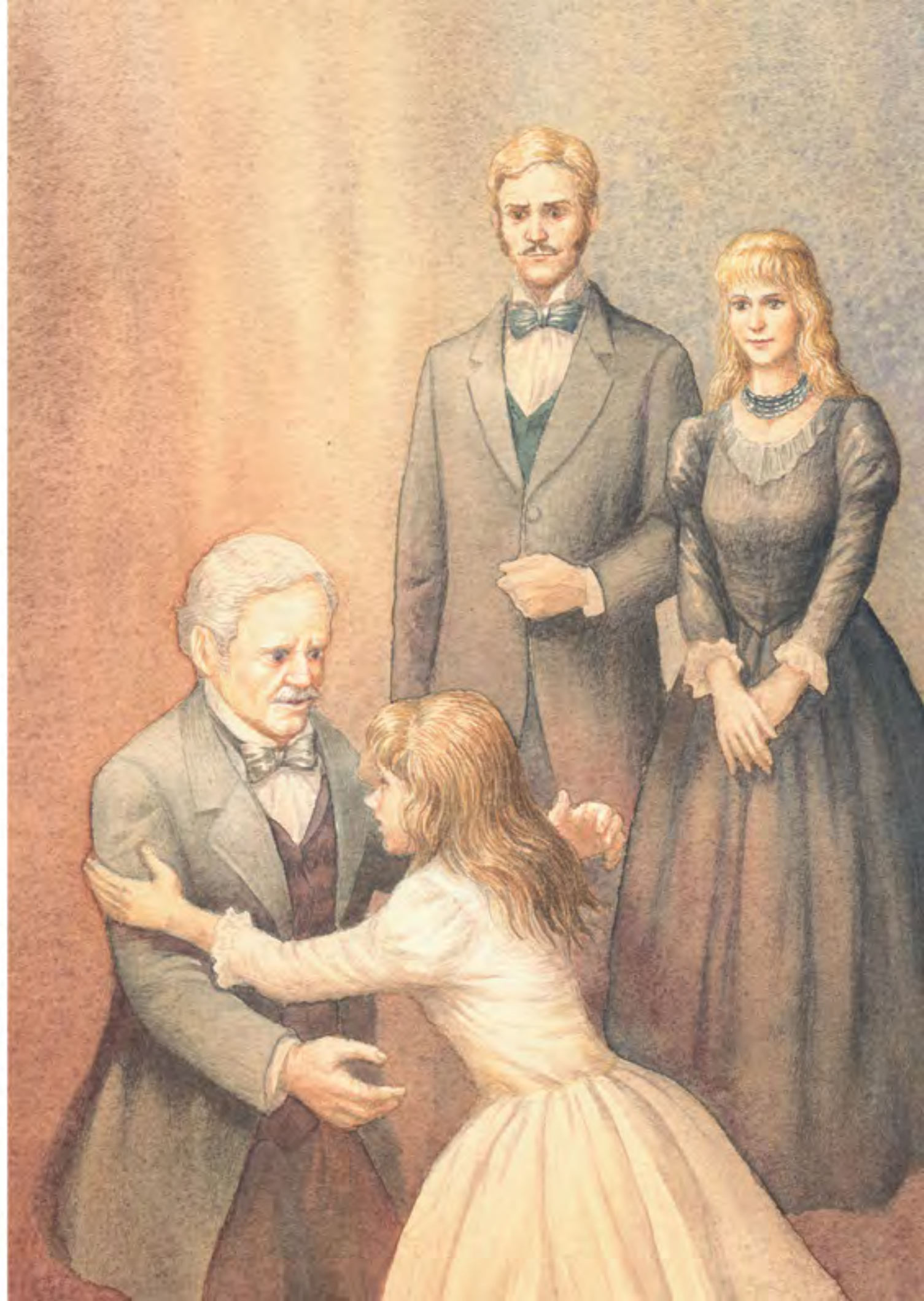
「哈，哈，妳快別裝傻了。我說的是妳的表哥菲利浦。在古董桌抽屜裡那疊寶貝情書，不都是他寄給妳的嗎？」

蘇珊羞得把臉埋到父親胸前，連耳根都紅了。

「哦，哦，原來妳和菲利浦相愛啊！好，好！」

老教授輕拍著寶貝女兒的背。他的執拗和急躁此刻完全拋到一邊，臉上盡是慈祥和喜悅。

羅蘋望著他們父女，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：「幸福的父親、幸福的女兒……」



多麼令人感動的畫面啊！」

他真情流露的說出自己的心聲。

羅蘋遁走

過了一會兒，羅蘋站在窗邊，從縫隙俯視外面的人群。

「葛尼瑪還在嗎？噢，不在了，連組長和刑警也不見了。剛才他們還躲在那邊的樹蔭和牆角……難道他們等得不耐煩，已經闖進來了嗎？哦，說不定已經到樓梯口了。」

門鈴突然響了。

羅蘋揪住老教授，嚴肅的說：「教授，我知道您暗中打算讓葛尼瑪逮捕我。如果我被抓，錢就歸您一個人。不過，恐怕無法讓您如願。如果不想讓令媛又發生危險，您就好好站著，不要亂動。杜德南先生，您最好也老老實實的站著，直到我離開為止。」

他的每一句話都充滿魄力，老教授和律師就像被施了魔咒，動也不動的僵立在

那兒。

羅蘋從容的拿起帽子，擰了擰上面的灰塵，一邊說：「傑爾波教授，杜德南大律師，還有蘇珊小姐，我要告辭了。順便幫我向菲利浦問好。」

他從口袋掏出金錶，接著說：「現在是三點四十二分，到了四十六分你們才能離開這裡。一分鐘也不能早，錶就放在這裡。」

他把金錶放在桌上，帶著金髮美女推門離去。門鈴又連聲狂響，不久就傳來許多人衝上樓的混亂腳步聲。

「砰！」

門被撞開，葛尼瑪率先衝了進來。

「羅蘋呢？金頭髮的女人呢？」

「他們剛走。」

「沒關係！四周我都派人包圍了，連螞蟻也跑不出去。」

「屋子後面有逃生梯，可以通到院子。」律師說。

「我們早就知道了，可是只有大門能夠出去。那裡有十名刑警守著，這次非抓

到他不可。」

葛尼瑪充滿了自信。他帶著組長和刑警，連通道和廚房都找遍了，就是找不到羅蘋和金髮美女。逃生梯的雙層門也從屋裡上了鎖。

「喂，院子裡有沒有動靜？」葛尼瑪從窗子喊道。

「沒有！」刑警在下面回答。

「好，他們還在房子裡，絕對逃不掉的。」

他仔細尋找了閣樓、屋棚和大煙囪，弄得全身都是灰塵和蜘蛛網，仍然不見羅蘋和金髮美女的蹤影，也沒有發現可以逃走的密道。

怪盜羅蘋就像煙霧般消失了。他並非獨自一人，還帶著一個金髮美女。他到底是從哪兒逃走的呢？難道他會隱身術嗎？刑警們經過三天三夜的嚴密搜查，仍然徒勞無功。



藍鑽之謎

❖ 老將軍的離奇死亡

三月二十七日傍晚，曾任駐柏林大使的老將軍杜得烈男爵身體不大舒服，在臥室沙發上半坐半躺，叫女僕安華妮唸書給他聽。老將軍馳騁沙場多年，身材十分壯碩，近年來卻體弱多病，精神也不好。為了照顧老將軍，白天特地從天主教修道院請來兼任護士的奧玫思修女，擔任看護的工作。

夜風颼颼吹著，所幸屋裡還溫暖。奧玫思修女鋪好老將軍的床，就告辭回去。

安華妮環顧四周，覺得有點孤單。負責做飯的女廚昨天起請假，家裡除了她，只剩下老將軍和僕人夏路。屋裡靜悄悄，入夜以後，位於高級住宅區的安里馬丹